

经典流芳

莫里哀和他的喜剧风格

王婧

1622年1月15日，一声男婴的啼哭打破冬日巴黎街头的沉寂，法国地毯商让·波克兰喜得长子，他给儿子取了一个与自己非常相近的名字——让·巴蒂斯特·波克兰，希冀儿子在未来能够继承父业，成为一个出色的商人。几年后，为了让小让·巴蒂斯特能接受良好的教育，父亲将他送入了当时的教会学校读书，让·巴蒂斯特在那里接触到改变他一生的艺术：戏剧。大学毕业后，他毅然将殷实的家族产业继承权让给弟弟，与十几个志同道合的青年人在巴黎成立了“卓越剧团”，并给自己取了一个艺名：莫里哀。

400年后的今天，莫里哀已经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和戏剧史上的一座丰碑。他的作品映射着浓厚的时代气息却又超越时代和地域，在世界各地常演不衰。

一位全能戏剧创作人

在中国，莫里哀大多以喜剧作家的身份为人熟知，但这只是他众多戏剧身份中的一个：他是戏剧演员、剧作家、导演，亦是戏剧制作人、剧团经理人和戏剧革新者。莫里哀21岁时以演员和剧团发起人的身份起家，但出师不利，剧团成立两年后便以破产告终。于是他离开首都，开启了长达13年的巡回演出生涯。在这一时期，他主要以演员、导演和剧团团长的身份展开戏剧活动。

在外省巡回演出13年的经历，让他在城镇村野中接触到各个阶层的人，观察到世间百态，并从民间艺术如法国17世纪滑稽剧和意大利即兴喜剧中汲取精华。莫里哀和他剧团的演员们演过高乃依和拉辛的悲剧，也演过斯卡隆和布斯卡的闹剧，甚至还委约过剧作家撰写剧本。因而，莫里哀最初投身写作的原因很简单：他的剧团需要生存，他的演员们需要角色，他需要向观众呈现新的作品，而不是一遍遍复演过去的剧目。他的剧本写作生涯是以编写长剧并将它们编排在一起汇集成一个系列剧的形式开始的。慢慢地，他开始在剧本中加入一些滑稽剧元素，并大胆运用文本拼贴的手法。那时的莫里哀还称不上剧作家，最多是一个会写点儿小戏的演员。

1658年，36岁的莫里哀在贵族的帮助下重返巴黎，他的写作天赋也开始显露出来，并得到国王路易十四的青睐。在接下去的15年间，莫里哀写了30多个喜剧剧本，排演了95部戏剧作品。他为自己戏剧创作的合法性寻求王权的支持，而路易十四也乐于利用他的讽刺达到对于资产阶级与宗教之间的制衡。因此，在莫里哀的作品中，一部分是为宫廷之作，但更多的是为民众所写。莫里哀喜剧创作的顶峰是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最后4年时间，在这一时期，他与皇室和宗教的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

《无病呻吟》是莫里哀的最后一部作品，那时的他正值人生低谷期：亲密无间的戏剧同路人和爱子先后离世；与10年的合作伙伴、作曲家吕利决裂；和皇室的关系变得不再像以前一样紧密；常年积劳成疾也让他的身体每况愈下。于莫里哀而言，创作是他最好的表达方式。于是他将自己的痛苦、他的反思、他的戏剧才华、他的喜剧精神以及他对病痛的体味都写进了这部作品中。

1673年2月17日，《无病呻吟》第四场演出，疾病缠身的莫里哀亲自担当主演。演出过程中，他感到胸腔剧烈疼痛，却仍以惊人的毅力和精湛的演技一直坚持到尾声。莫里哀因疼痛紧锁的眉头和咳嗽，被观众视为对“心病者”阿尔冈的绝妙演绎，博得了阵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当台下观众们为他逼真的表演鼓掌喝彩时，莫里哀却在最后一幕时咯血被抬下舞台，当晚在家中与世长辞。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莫里哀借《无病呻吟》这部喜剧，把自己对死亡的感受淋漓尽致地呈现在了他挚爱的舞台之上。

一生致力拓宽喜剧边界

在崇尚悲剧的古典主义时期，莫里哀打破陈规旧俗，他以源源不竭的创造力向世人展现了喜剧自由多变的风貌和在剧作上的无限可能性：蕴含着悲怆感的《恨世者》、弥漫着阴郁气质的《乔治·唐丹》、带有滑稽剧色彩的《屈打成医》、一波三折的情节喜剧《司卡班的诡计》、针砭时弊的讽刺喜剧《可笑的女才子》、刻画典型形象的性格喜剧《悭吝人》、天马行空的神话喜剧《浦西西》以及打破歌舞戏边界的芭蕾喜剧《贵人迷》《无病呻吟》等。

“喜剧越是高级，也就越是接近生活。”在宫廷文化、古典主义盛行的17世纪，莫里哀逆流而上。在外省巡回演出的经历，令他对生活洞察深刻，他将

这一切都写进剧本，剧中每个人物都有着与其社会身份和人物性格相对应的语言风格。除了大量运用俗语、口语，莫里哀还加入了17世纪法国外省民间闹剧中滑稽且令人捧腹的元素，并汲取了意大利即兴喜剧的角色风格，这让他的剧本语言丰富生动，极易引起观众共鸣。

莫里哀的职业演员经历，也让他的剧作与同时代的其他剧作家明显不同。莫里哀了解表演、了解舞台，他的每一个剧本都是为舞台而作，他写的每一句台词、每一个对话都在排练中被检验、被斟酌、被推敲，而后方可形成文字，成为最终的剧本。这种被当代戏剧人视为带有实验性的、被称为“舞台写作”的新剧本创作方式，莫里哀在300多年前就已经身体力行地实践。正因为舞台而写、为演员而作，他的剧本给予演员们极大的发挥空间，演起来酣畅淋漓，这也是他的作品能够久演不衰的原因之一。

俄罗斯文学评论家别林斯基说：“在真正有才能的作家的笔下，每个人物都是典型，对于读者，每个典型都是一个熟悉的陌生人。”莫里哀在剧本中塑造的典型形象并不是单指某个人物，而是这个人物所折射出的群体精神状态。他的剧作情境跌宕起伏，戏剧冲突盘根错节，结构严密完整。家长专制、强迫婚姻、金钱利益、遗产继承、病痛与死亡……这些人类永远走不出的人生主题在每部作品中都会涉猎。他塑造的每个人物都栩栩如生，具有典型性，令你义怒又怜，又悲又喜，百态众生，尽在笔下。

莫里哀作品最动人之处，是让喜剧跨到了悲剧的边界上。读莫里哀的喜剧作品，你会感受到一种氤氲着的“喜剧的忧伤”，他作品中的喜剧性植根于有违人伦道德的社会习俗和在顽疾社会中畸形变态的人性缺陷。莫里哀将喜剧性升华到艺术的高度，由单纯嘲笑人的外部缺陷、动作的不合时宜上升到对人支离破碎的精神世界的关注、对人性缺陷的深刻洞察，并追本溯源，在笑声中揭露异化人心的幕后黑手——病态的社会秩序和社会制度。如《恨世者》，如《悭吝人》，如《无病呻吟》。

莫里哀发展延伸了喜剧的本质及内在规律，将浮于表面的笑料带入广阔而纵深的境界。他在观察到事物可笑性的同时，往往也能够清醒敏锐地捕捉和透视到令人忍俊不禁的现象背后所掩盖、隐藏着的严肃的理性内涵与悲剧意蕴。莫里哀正是由于体察到人类的生存困境，看透了无法超越的现实，从而选择了以“笑”来表达对现实的失望与对未来的希望，他的“笑里藏悲”恰似叔本华在《作为意象和表象的世界》中所说的：“命运就好像在我们的痛苦之外还要加以嘲笑似的，我们的生命已肯定含有悲剧的一切创痛，可是我们同时又不能以悲剧人物的尊严自许，而不得不在生活的广泛细节中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些愚蠢的喜剧角色。”



国产动画，美美与共

王玉王

2021年10月闭幕的第十七届中国国际动漫节，吸引了来自56个国家和地区的展商客商参加，现场签约金额达4.8亿元人民币。这一平台由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地方政府主办，对促进动画国际交流、推介优秀国产动画作品作用积极。

综合种种利好，我们仍需意识到，动画产业相关政策长期向儿童动画倾斜，对于以成年人为目标观众的动画生产和管理或失之放任，或过于保守。扶持、鼓励这部分动画创作的发展，令动画产业拥有立体完整的结构，能够稳定生产面向各个年龄层的作品。此外，设立权威性动画奖项，进一步探索海外宣发渠道，对具有“走出去”诉求与潜质的作品给予政策利好，都将推动国产动画产业的进步与发展。

当前，国产动画的蒸蒸日上吸引了大量人才。据统计，中国动画从业者在2012年至2020年间增长较快，从18万人增加至30万人，但仍然落后于该行业的人才需求（2020年行业人才需求为60万人）。优秀动画导演、编剧数量明显不足，从业者的专业素质有待增强，这些都令好作品的出现具有一定的偶然性。对此，顺应行业需求，加强动画专业建设，培养能力强、水平高的动画策划、导演和编剧，有助于打造高质量的人才队伍，促进行业的可持续发展。

2015年，以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为标志，不仅面向儿童，更以成年人为目标观众的动画电影和网络动画迅速发展。随后，这些动画电影与网络动画将触角伸向海外，2015年至2017年，《雄狮》等一系列作品先后登陆日本电视台。但由于这些作品与日本动画在风格上较为相似，叙事和制作水平不够成熟，并未取得太大反响。

2019年后，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同时适合儿童与成人观看的动画作品开始在国外产生影响，不论是在电影银幕、电视屏幕还是移动终端上，国产动画在世界各国留下足迹。例如，流媒体服务商Netflix购买了《伍六七》等国产动画作品的海外播放权，其中三季《伍六七》以4种语言配音和29种文字幕版本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播放。系列动画《灵契》在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播放，《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等动画电影在美、日、澳等国公映。这意味着中国动画产业开始走向成熟，有能力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讲述中国故事、凝聚中国文化，且足以与全球优秀动画同台竞技的好作品。

发展后劲足

国产动画走出去的成功案例证明：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中国动画天然拥有丰富的“原料”，古典文学、民间传说、神话故事均可成为创作底本，这些中国故事闪耀着东方文化的无尽魅力，拥有跨越国界的吸引力。与此同时，身处不同地域、不同文化环境中的人，都对公平正义有所期盼，对美好生活深深渴望，对亲情、爱情、友情诚挚呼唤，这些共通性是文艺作品在跨文化传播中能够得到欣赏与共鸣的前提。因而，讲好中国故事并非一味强调中国的与众不同，对中国文化进行奇观化展示反而会陷入西方中心主义。创作者应重视这种情感上的共通性，兼以“中国风”作为创意源头，“中国味”作为美学追求，讲一个能够打通文化壁垒、引发海外观众共情的好故事。

“出海”创佳绩

随着中国动画产业的快速发展，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动画“出海”，正以独创性的风格和题材向国外观众展示中国文化魅力，在讲好中国故事方面发挥出日益重要的作用。

在走出去这条道路上，国产动画从业者不断探索，取得了值得称道的成绩。近年来，一些优秀国产动画逐渐进入重要国际奖项的视野：2018年以来，系列动画《伍六七》、动画电影《新封神：哪吒重生》《罗小黑战记》《白蛇：缘起》等接连入围有“动画奥斯卡”之称的法国安纳西国际动画电影节。2019年，短片《冲破天际》获得第九十一届奥斯卡最佳动画短片提名，成为首部正式提名奥斯卡奖的中国动画作品。

梳理国产动画走出去的脉络，我们发现，风格的变化对作品的接受度影响很大。中国国产动画出口长期集中在少儿领域，情节设定和艺术风格适应儿童的理解水平和观看需求，虽然拥有相对稳定的出口数量，但对美、日等动画产业发达国家缺乏吸引力。

2015年，以国产动画电影《西游记之大圣归来》上映为标志，不仅面向儿童，更以成年人为目标观众的动画电影和网络动画迅速发展。随后，这些动画电影与网络动画将触角伸向海外，2015年至2017年，《雄狮》等一系列作品先后登陆日本电视台。但由于这些作品与日本动画在风格上较为相似，叙事和制作水平不够成熟，并未取得太大反响。

2019年后，具有鲜明中国风格、同时适合儿童与成人观看的动画作品开始在国外产生影响，不论是在电影银幕、电视屏幕还是移动终端上，国产动画在世界各国留下足迹。例如，流媒体服务商Netflix购买了《伍六七》等国产动画作品的海外播放权，其中三季《伍六七》以4种语言配音和29种文字幕版本在全球超过190个国家和地区播放。系列动画《灵契》在美国、英国、俄罗斯等多个国家的电视台播放，《哪吒之魔童降世》《白蛇：缘起》《罗小黑战记》等动画电影在美、日、澳等国公映。这意味着中国动画产业开始走向成熟，有能力创作出具有中国风格、讲述中国故事、凝聚中国文化，且足以与全球优秀动画同台竞技的好作品。

共享中国风

独创性的风格与题材、不再模仿美国迪士尼或日本动画，都是国产动画走出去取得突破的重要原因。盘点受到国际关注的动画作品可以发现，它们中的大多数都拥有中国传统神话、志怪题材或武侠元素，在美术风格上也独树一帜，具有鲜明的中国文化风。

在《罗小黑战记》所展现的幻想世界中，老君、哪吒等中国古代神话人物纷纷走入现代都市，主人公罗小黑化形自一只黑猫，如少年般纯真善良。电影强调和平共处、不强制造所有群体遵守相同的文化习俗，以非常恰当的方式推演出“和而不同”的中国智慧。“会馆”这一诞生于明清时期的民间同乡、同业组织被借用到动画

图①：动画电影《白蛇：缘起》剧照。
图②：动画电影《哪吒之魔童降世》剧照。

资料图片

记录时代的科幻电影

王佳可

思。对科学与哲学的渴求仿佛与生俱来，植根于人类的基因，推进人类文明不竭向前发展。科幻电影，抑或科幻小说，正是这种人类精神的投射与文化产物。

1902年，电影诞生不久，乔治·梅里爱便以儒勒·凡尔纳的小说《从地球到月球》为灵感，拍摄出充满想象力的《月球旅行记》，成为科幻电影的开山之作。此后，这一电影门类蓬勃发展。《银翼杀手》探讨人和复制人的界限，衡量标准即脱胎于数学家艾伦·图灵提出的“图灵测试”；《星际穿越》描绘了人类期盼移民太空的壮阔行程，黑洞、黑洞、多维空间等硬科幻知识层出不穷，为人类的伟大浪漫精神提供坚实支撑；《黑客帝国》的基本概念建构在哲学家希拉里·普特南提出的思想实验“缸中之脑”，继而衍生出真实世界与虚拟现实之争；《降临》发展了“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路易斯通过习外星人的非线性语言，打破人类的线性语言和思维模式，可以同时获知现在与未来；《无姓之人》融合平行宇宙、时间坍塌、蝴蝶效应等理论，探讨多重人生，令观众颇感烧脑……

科幻电影带给我们惊奇、震撼与思考。一部科幻电影史，记录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人工智能、量子力学、基因科技……凡此种种，皆能在其中找到影像化的足迹。科学发展必然推动社会形态以不可思议的速度更新，随之产生的社会、伦理和道德问题如镜像般在科幻电影中也可管窥一二。无边的想象力在科学与哲学的双重加持下天马行空，科幻电影展示出人类在特定历史时期的心灵图景，以及面对这些前沿问题的尝试性思考。细细品味，贯穿其中的情感才是永恒底色。

在爱和亲情的指引下，《星际穿越》中库珀最终在浩瀚宇宙和令人目眩的多维空间中找到回家的路，与心爱的女儿重逢；因为爱与勇气，《降临》里的路易斯即使知道会历经结婚、生女、离婚、丧女，依然迎接生命中的每一刻，正是“我预见了一切悲伤，但依然愿意前往”的荡气回肠才真正令人念念不忘。情感是人心灵最深处的渴望，它令科学和哲学有了温度，甚至令复制人都对生充满向往。《银翼杀手》中复制人罗伊在临死前的雨中独白，道尽对生命注定熄灭的无力与悲伤。科幻电影探

讨科技与人文的关系，这源于人类理性与感性、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间的内在张力。无论科技怎样发展，承载的仍然是爱和我们所珍视的价值，于是才能向善、向美。

电影记录时代，传递时代的呼唤。当前，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现实照进科幻电影，折射出人们对未来的想象，对社会发展的关心。影片《流浪地球》展现了基于科学幻想的未来景象，当地球这个人类共同的家园面临危机，各国人民结成人类命运共同体，一起努力奔向宇宙中新的栖息地。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撑起整部电影的支点，它凝结了世界人民的情感和希望，为人类追寻美好生活提供了崭新可能。不同于以往许多科幻电影，《流浪地球》不囿于个人情感，也没有某个国家成为“救世主”的桥段，影片中立足于全人类的宽广博大之爱才是真正打动人心、令人壮怀激烈的原因。这样的情感符合时代发展与世界变化，令每个人都能在站立的地方仰望星空，希冀明天。



新年伊始，《黑客帝国：矩阵重启》热闹上映。距离第一部《黑客帝国》问世，已经过去了23年。

这23年里，世界变动不居，男主角尼奥在人类与机器战斗中的坚毅执着已陷落于虚拟的现世安稳。然而，当他再次选择真实，从矩阵中醒来，我们仍旧能够感受到心脏的强烈跳动——人类依然葆有追求未来的生命之力。科学概念与哲学思考借助现代电影工业影像化于屏幕之上，经典重现的那一刹那，快乐与震撼满溢胸中，正如科幻作家阿西莫夫形容科幻小说留在自己脑海中的印象——“发出比太阳还要耀眼的光芒”。

当我们凝视这光芒，会发现其中闪耀着人类用智慧和理性精神认识世界所掌握的科学知识，也闪耀着人类走出洞穴仰望星空追问探索的哲学之